

墨润烟火 文寄年心

——读冯骥才《过年书》

张正旭



里，鞭炮余响缠上青砖灰瓦，硝烟味里凝着旧岁的绵长余温；南方集市上，叫卖声透着江南水汽，软糯腔调里裹着新春的雀跃欢喜；祖辈传下的祭祀仪式，藏着对岁月的敬畏、对平安的虔诚祈愿；孩童手中的灯笼花灯，烛火摇曳间，映着最纯粹的欢喜与憧憬期盼。这些并非孤立的民俗碎片，亦非尘封的过往剪影，而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集体记忆，是穿越南北、横贯古今的情感纽带。

烟火气里藏着最朴素的哲思，春节的年味，从来不是地域的专属——无论是旧时庙会的人声鼎沸，还是如今云端团圆的温情相望，那抹红始终流淌在生活的肌理之中；是春联上的朱红墨色，是年画里的吉祥底色，更是中国人团圆相守的精神底色。这种以个人记忆为切口的书写，恰如谢有顺所倡导的“让文字回归生活本身”，让春节从抽象的“文化符号”，落入烟火油盐的烟火里，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字里行间，遇见自己的年味剪影，触碰心底最柔软的乡愁与牵挂。

书的核心，是对春节习俗的深度解剖与文化叩问，冯骥才并未落入“贴春联、吃年夜饭”的浅层罗列，而是以文化学者的清醒与通透，如剥茧抽丝般，拆解每一个春节符号的演变脉络与精神内核：门神从古时的驱邪祈福，到如今的吉祥寓意，更迭的是外在形制，不变的是中国人对安宁顺遂的赤诚期许；年画的色彩密码里，藏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向往，一笔一画间，皆是对美好生活的赤诚描摹；灯笼的形制变迁，从纸灯的简约质朴到花灯的精巧繁复，映着时代的更迭，亦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温情；北方的饺子、南方的年糕，一食一味，皆是“民以食为天”的烟火哲思，亦是“团圆美满”的文化隐喻；舞龙舞狮的铿锵鼓点里，藏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，腾挪跳跃间，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。

他以通透笔墨揭示：每一项习俗皆非凭空而生，皆是古人生活智慧的凝结、情感寄托的载体，春节的每一个细节，都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赤诚向往——贴春联是“辞旧迎新开运”的期盼，守岁是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的珍视，祈福是“愿得年年常见君”的温情期许。这些文字，将传统习俗与当下生活紧密相连，让我们读懂：守护春节习俗，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复古，而是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原乡，守护跨越千年、从未断裂的文化根脉。

这本书最具分量、最动人心弦的，当属冯骥才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先行者的深刻思考与赤诚担当。他在书中慨叹：一些传统技艺面临断代困境，在时光流转中渐趋沉寂；一些古老仪式被简化、被遗忘，褪去了原本厚重的文化底蕴；一些年味元素，渐渐失却了原本的温热质感。但冯骥才从未陷入悲观，他以坚定的信念、赤诚的情怀，在笔墨间传递着希望与力量：保护春节，从来不是僵化的复古，而是在坚守核心内涵的基础上，让传统与时代共生，让年味在创新中延续。

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，系统阐述了

春节作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独特价值，援引“薪火相传终有继，文脉绵延无绝期”的哲思，深情呼吁每一个中国人，在拥抱现代生活的同时，留住传统的温度与底蕴，守护好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文化遗产。这种兼具人文温度与学术深度的论述，让《过年书》超越了普通文化读物的范畴，成为一份写给时代、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宣言：春节，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；守护春节，便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，守护我们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。

除此之外，《过年书》更肩负着向世界讲述中国春节、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。它以开阔的国际视野、通俗而有力量感的笔墨，将中国年味的独特魅力，悄然传递给每一位读者。冯骥才以细腻笔触，梳理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春节风貌，打破了地域与时间的界限，让春节从中国本土的传统节日，升华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。

书中的文字，既有烟火温情，细数本土年味的点点滴滴；亦有开阔视野，叩思文化传播的深远意义，让全世界都能读懂：春节不仅是中国人团圆相守的节日，更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鲜活展现，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赤诚追求。它以通俗而深刻、深刻而不晦涩的笔墨，将民俗文化转化为大众易懂的文字——无论是青少年读者想要了解春节文化、汲取传统养分，还是成年读者想要唤醒心底的年味记忆、安放乡愁，亦或是文化爱好者想要深入探究民俗内涵、思考遗产保护，都能在此书中找到共鸣、获得启迪。

马年新春，灯笼高挂，烟火气漫染人间，《过年书》如一盏温润明灯，照亮我们回望传统、奔赴未来的征程。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春节读物，而是冯骥才先生献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年味家书，是一封浸着烟火、藏着深情的文化请柬，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春节魅力的文化名片。

古语有云：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”《过年书》所传递的，正是这份赤诚初心——守护年味，便是守护文化根脉；留住团圆，便是留住人间温情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的滋养下，重拾年味的本真，守住文化的根脉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，迎接一个有温度、有底蕴、有力量的马年新春，让中国春节的温暖与美好，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，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



《生活明朗 万物可爱》：于平淡处见欢喜

阿敬

林语堂说，人生必有痴，而后有成。我想说，读书必有缘，而后有悟。捧读季羨林先生这本《生活明朗 万物可爱》，指尖摩挲着书页，心头泛起的却是一种久违的平和安然——这位三辞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桂冠的老者，著作等身，笔下却从无华丽辞藻的堆砌与故弄玄虚的晦涩，反似一位邻家老人，闲坐于庭院，沐浴着暖阳，悠悠地讲述着过往岁月，字里行间满是真挚，读来令人心头澄澈，渐忘尘世喧嚣，直觉万物可爱。

毋庸讳言，如今的我们，被快节奏的生活推着一直向前，向前，似难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可季先生的文字，偏有这样一种魔力，让你不自觉地放慢脚步，沉浸其间。他写《清塘荷韵》，从几粒莲子的播种，到荷塘清景的养成，“绿盖擎天，红花映日”的景致在笔下缓缓铺展，连等待荷花绽放的时光都变得诗意盎然；他写《我爱北京的小胡同》，说胡同“外面十分平凡，里面十分神奇”，那些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息，那些邻里间的脉脉温情，勾起多少人对老时光的怀念……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没有深刻难懂的道理，只是身边琐事、寻常岁月，却被先生写得有味、有味，这大抵就是文字的最高境界吧——于平淡中见真情，于细微处显温暖。

季先生对人情的描摹尤为动人。《寸草心》《怀念母亲》《难忘的一家人》，字里行间满是对亲人的眷恋。他描摹童年的家，说“人间毕竟是温暖的，生活毕竟是美丽的”，那些看似琐碎的儿时记忆，成了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；他忆师友，悼念沈从文、朱光潜、老舍等先生，字里行间满是敬重与怀念，“同他交往，如沐春风”，简单一句，便道出了师友间的深厚情谊。先生一生饱历风霜，却始终葆有一颗柔软的心，对亲人、对师友、对生活，都怀揣着最真挚的爱。这种热爱，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渗透在每一粒文字里，感染着每一位读者。

有人说，季先生的散文“淳朴恬淡，本色天然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他说燕园盛夏，“最热的还不是自然界的这些，而是青年人的心”，随口一句，便点出了青春的热烈与朝气；他在火车上观日出，“我暂时离开了尘世，甚至离开了我自己”，寥寥数笔，便勾勒出自然的壮丽与心灵的超脱；他登黄山，直言“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，变幻莫测”，满是孩童般的欣喜与赞叹……先生的文字，就像未经雕琢的璞玉，看似朴素，却散发着最动人的光泽。没有复杂的句式，少见生僻的词汇，却于平实中见智慧，于从容中显豁达。

“人生无常，无法抗御。但人间值得，未来可期。”书之扉页上的这句话，或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。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沧桑，他见过太多世间的美好与自在，也尝过太多人生的苦涩与无奈，但直至生命的尽头，他念念不忘的，终是“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”。反观你我，在这个充满焦虑与浮躁的时代，或总是在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美好；或总是在抱怨生活的不易，却偏偏漠视了平凡中的温情……

季羨林先生用文字告诉我们，生活不必惊天动地，平凡亦自有其韵味；旅程也许坎坷崎岖，温暖却从来不会缺席。是的，踏过冬雪是阳春。愿我们都能像先生那样，怀揣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于寻常岁月中发现良善与美好，于烟火人间里感受到诚挚与欢喜，把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，有色有彩，有光有亮。

雷邱，皖西平原上一座因劳作与远行闻名的务工大县，田畴千里，炊烟依依，却常年只剩半院月光、半扇虚掩的门扉。一年又一年，青壮年踏向远方，把村庄留给守望的老人，把思念系在岁末紧俏的车票上。往昔是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归乡浪潮，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沧桑。而今风向轻转，留守的父母收拾简单行囊，揣着家乡的咸腊、新碾的米面与沉甸甸的牵挂，反向奔赴儿女打拼的城市，成为春运洪流里，最温柔也最动人的风景。

洄游，是过年的另一种抵达

张森

电子红包指尖轻点即达，视频连线跨越山海阻隔，旧时的红纸春联、案头红烛、围炉守岁的长夜，都在时代浪潮里悄悄换了模样。人间烟火最抚人心，寻常细节里，总藏着最坚韧的命运纹理。此刻雷邱的村口，老人们拎着土鸡、挂面、坛装咸菜，一步步走向车站，脚步沉重，心却滚烫。他们不懂新潮的仪式，只守着刻进骨血的执念：儿女在哪里，年就在哪里。

贾樟柯《山河故人》中，异国他乡的一锅热汤，一拜东方，道尽中国人永不褪色的根脉与乡愁。雷邱的老人们未必懂得何为文化乡愁，却用最朴素的行动，坚守着家的本义：灶火要旺，饭菜要香，亲人，要在眼前。刘亮程曾说，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不能全部看见。这些年儿女在外务工的风霜，父母默默扛在肩头，只等新年，将所有惦念与疼爱，熬成一碗暖胃也暖心的热汤。

曾有一位久居海外的游子，每年除夕雷打不动做三件事：打扫狭小的出租屋，为自己做一顿像样的年夜饭，跨越时差与家人同看一场春晚。他说，正是这些微小的仪式，让他记得自己是谁，从何处来。这种对仪式的坚守，像极了奔赴城市的雷邱老人：在儿女拥挤的出租屋里，擦净窗台，铺好从家里带来的被褥，煮一锅带着故乡味道的饺子。把城市的冰冷与疏离，一点点焐成熟悉的，家的温度。皖西大地的温柔本就如此，不张扬、不喧嚣，只在粥一饭、一针一线里，藏尽人间最深的深情。

人生漫漫，起落浮沉，唯有家，是一生不变的岸。过年从不是回到一个地理坐标，更不是重返一座老屋，而是回到



被爱包裹、被记忆温暖、被期待照亮的精神原乡。古诗里“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”的寂寥与怅惘，如今在这场温柔的洄游轻轻化解：人未归故里，心已赴团圆，路途的方向变了，爱的轨迹，却从未偏移。

万物有灵，人心有根。年的形式在变，年味的内核却从未褪色：是敬祖先虔诚的虔诚，是阖家团圆的欢喜，是血脉相连的笃定，是灵魂安处的归宿。雷邱的老人坐在城市的高楼里，看窗外车水马龙、霓虹闪烁，掌心攥着儿女的手，眼里映着孙辈烂漫的笑，忽然懂得：过年从不是守着老屋的砖瓦草木，而是守着眼前血脉相连的人，守着那份不离不弃的亲情。

直到除夕深夜，老人从行囊最底层，缓缓掏出一卷被压得平整却微微发皱的红纸——那是在家提前写好的春联，还有一叠崭新挺括、带着墨香与体温的纸质红包，烫金的“福”字，映着满屋灯火。儿女一时怔住，这才恍然明白，父母一路风尘仆仆，带来的不只是家乡的味道，更是完整的、从未走远的传统年。

城市的窗台上，贴上了雷邱乡间的春联；指尖的电子红包之外，掌心多了一份沉甸甸、暖融融的纸质祝福。原来我们总以为，传统在时代里已渐行渐远，却不知是故乡的老人，把一整个原汁原味的年，悄悄搬进了陌生的城市。洄游的方向可以调转，奔赴的路途或远或近，但爱的归途，始终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心之所安，便是故乡；人之所伴，即是新年。

温暖的怀抱

汤贤才

莫说樱花已发，不见往年看花人。这几年，每到樱花盛开的时节，心里便空落落的，像有什么约定被风吹散了，只剩下枝头颤巍巍的香和流绕绕花的游蜂。

记忆里的樱花树，总是和二姨连在一起。花开时，粉白的一片云似的罩在枝头，二姨的电话就来了，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欢喜：“花都打苞了，再过些日子就能尝鲜了！”于是，奔着满眼晶莹剔透的，二姨妈妈们带着我们这一群外甥、外甥媳妇和孩子们，像归巢的鸟儿。樱桃成熟时，便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她那个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里。

那时的热闹，是泼洒开来的。大人们坐在樱桃树下，竹椅吱呀呀地响，话题总离不开那满树的果子——哪一枝向阳，结的果最甜；哪一枝得小，枝桠脆，攀折时脚下要踩实。而这些难得自由飞翔的孩子们，望着满树的小红灯笼，心早已飞到了树上。不一会，在大人们的呵护下，爬着梯子，仰着脖子，在繁密的花叶间搜寻最早泛红的那一粒，仿佛那是无上的勋章和快乐的根源。二姨是这热闹的源头，却是最从容的一个。她忙着端出自己种的花生、炒的南瓜干，眼角弯弯，看这个望那个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她枝头上一无二的好果子。

然而，比樱桃更早甜到我心坎里的，是二姨的怀抱。我母亲排行老大，下边姊妹七个，二姨行二。兴许是教书育人多年，她那怀抱，似乎格外宽厚些。每回我去，无论手里正忙着什么，她总会立刻放下，张开双臂，爽朗笑着唤我的小名或是“大老外”，将我结结实实地拥进怀里。那拥抱是有力而温暖的，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，还有一种令人安心的、属于土地的芬芳气息。她会放声朗笑，有时也会满足地叹一口气，仿佛拥抱着我，便是拥抱着住了这满院子的生气与圆满。旁人都笑，说二姨偏心我这个“大老外”。我便在这偏爱的拥抱里，年年快乐地来看樱桃，一起分享着生活中的快乐。

谁也料不到，最先被命运攀折的，竟是给予温暖最多的人。二姨病了，得是老人人口中不忍直说的“那个病”。那病像一株邪恶的藤蔓，悄无声息地缠上来，可她依然是平静的，甚至有种近乎神圣的从容。最后的光阴里，她换几个去看望亲人，像一场宁静的告别。来我家时，她带了一盆月季，是极普通的品种，却开得正好，碗口大的花朵，嫣红嫣红的，重重叠叠的花瓣像她一生都不曾卸下的热情与周到。

“这花好养。”她把花盆放在我家院子，看着沐浴阳光的月季，用手轻轻抚了抚油亮的叶子，“浇点水，见见太阳，就能一直开下去。我以后……怕是照看不了了，给你们留着，看个新鲜。”她的话说得那样平常，像在嘱咐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家事。我们却都别过脸去，喉咙里哽着，不敢接话。那盆嫣红，在暖阳下的光线里，红得有些刺目，又红得无比哀伤。

她到底还是走了，在樱桃还未红透的时节。葬礼上，亲友们的哭声混成一片滞重的云。我眼角



晶莹，望向天空，觉得怀里空荡荡的，那每年如期而至的，带着阳光与皂角清香的温暖拥抱，永远地缺席了。

从此，樱花年年复一年地开，果子年年复一年地红，树下却再没有那个张开双臂等我的人了。日子在默默的前行，热闹依旧是热闹，只是那热闹里，缺了一味最醇厚的底色，像一幅失了主色的画，怎么看都是寂寥的。

唯有院子里的那盆月季，依然在昂首随风轻摇，定期地绽放，仿佛在履行着某种约定。它真是好养，并不需要人费多少心神，只是承着日升月落，迎着风霜雨露。春天，它抽出一丛丛油绿的新枝；夏日，它捧出一朵朵沉甸甸的红花；秋深了，它仍有零星的花苞在坚持；即便到了万物萧瑟的寒冬，它的枝条也倔强地挺立着，透着一股孤郁的墨绿。它不开花时，我几乎要忘了它；可一旦那熟悉的嫣红撞进眼里，心上便被那抹颜色烫了一下，微微地疼。

今又逢春，月季的花苞又缀满了枝头。我望着它，看夕阳给它每一片叶子都镀上金边。忽然就明白了二姨的心意，她给予我们的爱，从来不是樱桃似的，将所有的甜美与期盼都热热闹闹地聚在短暂的几天，让我们在余下的漫长时光里反复咀嚼那份逝去的怅惘。她留给我们的，都在这盆月季里。她的爱，是这月季的性子——不争抢最明媚的春光，不惧最酷烈的严寒，只是平静地、持续地、一遍又一遍地开放，那那那的温暖，并未随她而去，它被揉碎了，化在这年年不绝的红与绿里，化作一种沉默

的陪伴。当我看着这花，我便知道，那个给予我无私拥抱的人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继续拥抱我，拥抱这个她深深爱过的人间。

风在轻轻地吹，月季的叶子在轻轻地摇，窸窣作响，像是一声满足的、轻轻的叹息。我伸出手，触了触那将开未开的花苞，坚硬的外壳下，是即将绽放的、柔软的春天，繁花易逝，令我百转柔肠的温暖常流心中。

暮冬晨景

韩莫祥

我晨走在渭河西岸边
水面上氤氲之气
袅袅升起
与缭绕的晨雾相交融
暮冬的风
抚在脸上有种刺痛感
我沿着河岸
在雾与气的夹缝中漫步
耳边时不时传来几声雀啾
好像被这丝丝寒气制服
怏怏地奔走着
只有东岸上的晨阳
若隐若现在雾气中
冉冉升起
缕缕曦光也并不那么明显
似在刺破这雾气的阻隔
林立的高楼与倒影
也在雾气的笼罩下
隐隐约约
唯有百米处的清洁工人
穿着橘黄色的工服
在这层层的雾气中
那么的明晰



邮箱：48221941@qq.com